



東京奧運無所適從

原定明天(本月24日)就是東京奧運的開幕禮，但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目前疫情好像仍未有退卻的跡象，那麼明年7月23日是否能如期舉行東京奧運會呢？我想現階段沒有人敢說得準。最近與一些體育傳媒界朋友會面，閒談中亦有討論大家對明年7月奧運是否如期舉行的看法，老實說現時我覺得舉行的機會只是一半一半，重點還是要期望新冠肺炎疫苗早日出現，前景才會明朗。

在東京奧運會宣布延期至下一年舉行後，全新比賽日程表近日也終於更新，除了有幾個項目有少許改變以作調整外，大部分賽程與原賽程基本上保持一致不變，各項賽事也將在原本的場館內舉行，也定了2021年7月23日為開幕禮，8月8日閉幕禮。

日前舉行的國際奧委會年會，受疫情影響下，國際奧委會有史以來第一次在網上舉行年會，會長巴赫表示：「東京奧組委及國際奧委會已經為明年的東京奧運會準備了幾套方案，當中包括限制入場人數，前提是一定要確保所有參賽人員、工作人員及觀眾的安全。」雖然目前IOC國際奧委會明確表示不會討論奧運會取消方案，東京奧組委內部竭盡所能，全力爭取延期後東京奧運會順利開幕，但從目前全球的情況來看，仍然面臨着相當大的疫情壓力。國際奧委會期望，今次東

京奧運會如果一切順利，奧運會將成為疫情過後第一次全世界大眾集的盛會。

不過日本國內民眾好像不太樂觀，日前日本新聞網(JNN)進行了一項有關東京奧運會民意調查，調查結果顯示：77%的日本居民認為推遲到明年的奧運會無法如期舉行，只有17%受訪者認為可以順利舉行；而日本共同社也做過類似的調查，結果表示超過50%東京居民認為奧運會應該取消。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她是大力支持主辦東京奧運會的官員，期望在她的領導下，她能有效地控制東京疫情，那待明年疫情若有所退卻，東京奧運就能在萬全準備下如期舉行。

回望香港，這個星期的新冠肺炎每天感染個案多達百人，社會各方未能正常運作，體育業界也只能配合防疫停頓下來，教練、運動員、我們體育傳媒等，也沒有什麼工作。在這個全球大難關下，希望大家能謹守崗位，打退疫情重新再起步，期望明年香港運動員能夠走進東京奧運會。



國際奧委會會長巴赫，日前在奧委會會議上表示全力支持明年東京奧運會。作者供圖



舅公談他的老校長

談到教育，舅公就懷念他在澳門宏漢學校讀小學時的鄭谷詒老校長了。老校長與梁啟超同在康有為門下受教，自然脫不了維新思想，70多歲還親自執鞭教作文，所選古文都是《滿江紅》/《陋室銘》/《傷仲永》/《桃花源記》之類勵志抒情小品。

教寫信，他最反對《秋水軒尺牘》，說寫信要坦誠，秋水軒恭維賀詞太虛偽，學不得。看過一個同學的作文後，一聲不響在黑板上寫下一個句子：「此信投遞不到：找遍全球，沒有廣洲這個地方。」大家就知道是說「廣州」了。

他重視背誦，說背誦了書，寫起文章才如虎添翼；教過的古文，都要每個同學在他面前熟背；他不止重視文科，也關心體育，問到體育課上課情況時，聽說有同學罰跪沙地就十分震怒，說現在是什麼時代了，怎可以這樣不文明？當過軍人的體育老師就即日給他開除了；以後接任的體育老師文學水平都得出他認可，舅公就保留着新體育老師給他紀念冊的留言，我覺得有深意，就用手機拍下來用作本文插圖了。舅公說這體育老師人帥、富英

氣，當年看來不過20歲出頭。老校長和他兒媳同在本校任教，大概深明「教不嚴，師之惰」古訓，兩代鄭家男女老師都是一副鐵面孔，每上他們的課，全班便肅靜到蒼蠅飛過都聞聲。

可是小學畢業多年後，幾個同學為懷念母校探訪老校長，看到鄭家老師判若兩人的親切笑容，開始領悟到3位嚴師教學的苦心，舅公深為今日有些老師抱着「顧客永遠是對的」那種態度討好學生而不齒。

舅公說課餘時經過校長室，每次看到老校長用膳總是吃着清淡的豆腐青菜和小段塘魚，足見私校教學生涯之清苦，然而老校長卻甘之如飴。90多歲仍然緊執教鞭，有天飯後吃過甜品午睡中才恬然離世。今後還有那樣大半生作育英才的老校長嗎？



最令人欽敬體育老師的體育精神。作者供圖



陣痛

「香港國安法」從提上議程到落實立法，大約一個月，可謂雷厲風行——顯然醞釀了一段時間；對於以香港為家的人來說，恰似一場及時雨。經歷了去年的「反修例」騷亂和停不了的「黑暴」後，立法帶來的震懾性已取得一定成效。不但令自覺「違法」的「港獨」頭目和施暴者落荒而逃，也令參與暴力的無知青少年減少，還香港片刻喘息和平安。

當然，仍然會有人以身試法，那就按章依法辦事吧，體現真正的法治精神。

回歸已經23年，但《基本法》賦予港府的憲制責任、有關保護國家安全的第二十三條立法工作遲遲沒有落實，也因此給了不法分子和外人鑽了空子，慢慢地、逐步滲透似地通過各種途徑，以「自由民主」包裝，利用政府的官僚怠政作風，激化社會矛盾，誘脅並施，欲把香港引上萬劫不復之路——從5年前假惺惺的非法「佔中」到去年赤裸裸的「違法暴力」。

記得去年「修例風波」剛起時，在反對派內外配合的文宣攻勢和軟硬兼施的環境壓力下，無知的年輕人乃至一些平時甚少關心時政的家庭主婦的情緒都被煽動起來，人人議論紛紛，恐懼恐慌乃至仇恨，卻完全不知就裏。甚至有資深傳媒人

坦言完全沒看過修例草案條文，就「不落後人前」地跟風示威去，因為不想自己將來無端端「被引渡」。

我當時笑着說：「你是否把自己看得太高。修訂草案條文之一是要被兩地法院定罪7年或以上，顯然是針對重大罪犯。以我對你的認識，你連『被引渡』的資格都沒有，你以為『引渡』不需要成本？你有被引渡的『價值』嗎？」

還記得有一天，我在樓下碰到一位年輕的記者，看來外表斯文的她一下子義憤填膺，說要推倒「惡法」，要捍衛「核心價值」，還來動員我。想不到我給她潑了一盆冷水：對，我們要支持公平正義，要令犯罪者繩之以法，還受害者一個公道，支持立法。對方的表情一下子錯愕，卻也不理那麼多，繼續當「前線勇士」。

「民主」這個概念予以人無限的美好想像——在民主體制下，人民擁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權。「自由」更充滿誘惑——有權做一切無害於他人的任何事情。

但人們忘記了，社會是由人組成的，人的權利應該平等，但人的智商卻有高低，如何行使民主制度下賦予的權利和權力，以及保障的自由，出來的效果卻可以很不同——「佔中」和「黑暴」就是反民主自由的「反智榜樣」。



抗疫還需齊心

世界各地疫情反彈，早前有說低溫處理的凍肉，可令病毒存活期更長。所以到超市買凍肉，早已撇除了疫情嚴重的美國、巴西凍肉，澳洲因應疫情反彈，暫不在選擇之列，現唯一可選是新西蘭凍肉。這天到超市購物，購物籃內有法國雞一隻，來到收銀機前，想起近日法國疫情反彈，馬上把法國雞退回。如今，內地疫情緩和，內地食品還是較安全吧。

香港第三波疫情反彈，之前有專家說，第三波疫情如果在這兩周控制不到，就不得不實行「禁足令」(封城)，停頓交通與服務(必要除外)，一般居民不得外出。部分國家和地區「禁足令」早已實行，香港幸未一試。特區政府也剛宣布，無意實行「禁足令」。

在香港應對第三波疫情同時，新疆也在抗疫封城，十個省派出核檢隊，為烏魯木齊市展開全面免費核檢，防控速度令人震撼。香港呢，6月尾至7月初，已有大型集會，這兩天還有人罔顧公共衛生，網上號召元朗集會，為疫情危機添加變數，實應謹言。香港飽受政治衝擊，連特區政府和內地機構合作核檢，也有人以政治質疑大做文章。

難怪有香港人對防疫沒信心，有人選擇回內地避疫，寧可自掏腰包酒店隔離14天。最初我們不是很理解，現在情況發展下來，社會上政治先行，阻撓太多，不合作也太多，第三波防疫實令人擔心。

香港居住環境太密集，即使要實施「禁足令」也因難重重。基層家庭的防疫條件有限，一家幾口困在一二百呎的蝸居裏「禁足」，不是要發瘋嗎？經濟有困難的家庭，小孩子最受苦，社會又能有幾多支援呢？但願香港不會走到這一步，抗疫還需市民齊心。



不珍惜自己的家何來溫暖

很多人形容昔日的香港人是無根一代，因為英治時期沒人當你是英國人，而中國又未方便插手，所有的香港人只是被統治者，年年稅收要上繳大英帝國，輪候公屋同樣是6、7年，而且單位都極小，兩戶人共用一廁所浴室，上下格床，喇喇何來私隱？香港人還是默默忍受，儲錢買私樓及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現的居屋，既沒人對抗英國人，也沒人上街搞事，人人勤奮工作，才有繁榮的香港。時代進步，生活水平一代比一代高和幸福是必然的，所以沒人叫九十年後和千禧年代的人回到捱窮的日子，只是告訴你們，中國是個能屈能伸、適應力極強的聰明民族，應該運用自己的聰明智慧分析香港發生的事件，不要被盲目「反中亂港」的政棍的強盜邏輯誤導。

埋怨缺乏關懷、家庭溫暖的人，本身也不會愛家庭，不孝順父母，沒付出愛自然不會獲得愛。從不珍惜自己的家，何來得到安全感和溫暖？大家撫心自問，你傷害香港多少定愛護香港多少？你真正用心愛過香港嗎？

香港是一個海港城市，擁有733公里長的海岸線，更有天然海岸的豐富旅遊資源。不少美麗自然景觀被我們忽略了，若不是過去大半年暴力示威影響機場正常運作及冠肺炎疫情影响，將香港人困在港內，大家不會發現原來我們可以傲視海島，不論是東平洲、蒲台島、塔門、東龍洲、千島湖、西貢萬宜水庫等等，許多地方香港人都未真正去遊覽過，許多路線適合親子遊和知己同遊的。其實，每一座海島都有超乎想像的探索空間，從沙灘漫步、浮潛、攀岩、遠足、看日出日落，都給你截然不同的旅遊體驗，在探索大自然生態的同時，更了解香港經歷滄海桑田的文化和歷史演變。從遍尋香港的海岸線，不同海島的遊歷；從認識到

珍惜，深度了解這塊我們深愛的土地。

到今時今日香港失業率創15年新高的惡劣環境，仍有一班頭腦發熱的人繼續示威，你已經沒有心講什麼話再勸告他們。只希望你仍有點理智的人遠離這些誰大誰是誰正確思維，社會好壞每個人都有責任，不要老將不滿發洩在別人身上，將責任推給別人。正如敢言的陳健波議員對近年破壞香港的青年人喊話時講的一番話：「你無權利摧毀上一代很辛苦建立嘅成果，你應該建立你嘅成果這才自豪，摧毀人嘅東西絕對不值得自豪！現已年屆五六十歲的人曾經很努力建設香港，積聚財富，目前正是我嘅收成期，年輕人憑什麼摧毀我嘅成果？」

有人問昔日香港人是自來律的，互相包容體諒的，為何一年時間便將自私、惡毒、貪婪的醜陋人性完全植根入體內兼表露無遺，點解？香港本來無亂世，現在漢奸認賊作父，黑金引出人性的貪婪，不惜顛倒是非，破壞竟說為爭取未來，未來是雙手建設出來的，不是得把口叫就會出來。你摧毀了家園，真有能力可以重建？

回歸後國家給香港人當家作主，對香港「不設防」，卻換來一年來最恐怖的黑色暴動，港人將一手好牌打到輸晒，還埋怨國家。不少人睇不清香港有班反共分子引狼入室，做英美爛頭卒，企圖騎劫特區政府去反中國，令中央覺得不能再坐視不問。結果美國有藉口向中國和香港特區政府施壓、制裁。更軟硬兼施迫「五眼聯盟」國家一齊圍堵中國。香港人必須意識到沒國哪有家，香港的命運和國家分不開，睇到各國在政治經濟利益面前互相較勁，就可以知道若不是想牽制中國，他們根本不會當香港是一回事，不會真的幫你。知道中國要「設防」了，他們即棄，轉移陣地到東南亞國家，懶得理香港未來仲有沒有發展。



我錯過了埃貢·席勒

我錯過了埃貢·席勒。如果這是一則微信帖，這句之後會加一個雙眼流淚的貼圖。

懊惱像最近不離口的口罩一樣，罩在我臉上，封住我嘴巴，無論再講多少話也沒用。如今已從捷克CK克魯姆洛夫回到布拉格，又自布拉格到荷蘭，再從荷蘭去到多哈，然後多哈飛回檳城，一共飛了一萬多公里。往後倘若沒有特別重要任務，應該不太可能再花那麼長時間，尚且還得忍受克服時差的痛苦，重新返程布拉格，然後赴克魯姆洛夫，雖然那邊有我很喜歡的埃貢·席勒。

捷克克魯姆洛夫，一個不在意料中的旅程。聽說我要去，歐洲的朋友異口同聲讚好：到了布拉格，沒有理由錯過世界上最美麗的歐洲童話小鎮。

臨時決定克魯姆洛夫的一日觀光。時間過於匆促，毫無準備，沒提前做好每次旅遊出發前的閱讀功課。

跨進小鎮城門，一抬頭便目瞪口呆，彷彿收穫了一個美麗的迷路經驗，這個歐洲中世紀的歷史走廊。到底是停留在克魯姆君主興建的1250年，或是1320年成為羅森伯格家族領地時的模樣呢？更大可能是1602年，來自羅馬帝國魯道夫二世購買以後修建的面貌，或者是之中又有轉來換去，不同公爵、伯爵或親王在不同年代以當時的風格建築設計然後保留到今天。根據資料，小鎮的大部分哥德式、文藝復興式和巴洛克式的建築，是十四到十七世紀遺留下來的。這地方曾經隸屬奧地利聯邦州，二次大戰期間被德國佔領，捷克共和國成立後，按照捷克語的拼法，將官方名字取為Krumlov克魯姆洛夫。由於沒受到工業革命的影響和戰爭的破壞，光陰兀自流轉，小鎮原來特有的樣貌，添加上歲月的痕跡與滄桑，卻因此聞名於世。

捷克的位置在歐洲中部，東邊和斯洛伐克相連，南方鄰居是奧地利，西部銜接德國，北方毗鄰波蘭。風光旖旎，景色秀

麗，人稱中歐花園。首都布拉格是到歐洲遊玩的旅人必到之處，到布拉格的遊客一定的打卡點是布拉格城堡。我們在布拉格的時候去走了一趟，感覺城堡內外大街小巷的人潮堪比香港和上海，想要看的是古城堡，結果看到人山人海。

除了布拉格城堡之外，捷克最大的另一個城堡在克魯姆洛夫。不過是隔了一天，抵達克魯姆洛夫城堡，發現旅人零零落落，將蕭瑟的冬日畫面顯露無遺。1989年成為國家文化古蹟，199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的克魯姆洛夫城堡，共有5個庭院、41棟建築、400個房間、3,500件保存完好的原件傢俱、2萬圖書，還珍藏着波希米亞王國的王冠，十六到十八世紀意大利、德國和荷蘭等國名家繪畫作品4,000餘幅，其中最為人讚頌的是當年最豪華的巴洛克劇院，由於年代久遠，一年只上演一次歌劇，主要是巴洛克時期的劇目。

時高時低的山坡路考驗遊人的腳力和體能，石板路兩旁粉刷着繽紛色彩的小屋，還有各式各樣的彩繪壁畫，途經每一家，望着都宛若藝術畫廊。特地從法國巴黎飛來客專導遊的女兒，指着遠處她印象中的彩繪圓柱塔鐘樓說，上回我爬上去從高處眺望，樓梯狹窄而且陡斜得厲害，上去以後可以看見馬蹄形的伏爾塔瓦河把小鎮切割成左右兩邊。

並無刻意安排的隨緣式觀光，也就沒有非到不可的地方，隨意地走停看，教堂、雕塑、古塔、小店、石板路、老橋、舊街、流水，緩緩走到了被周邊七彩繽紛的彩繪房子包圍的斯沃諾斯基廣場。冬天的陽光下一切色彩都帶點灰，其實是蒙蒙的天空不夠明亮，卻還是不得不讚歎這老房子的優雅和漂亮。前次在春天童話小鎮的女兒說這兒的春天、夏天和秋天，廣場上滿滿是表演的街頭藝人。遊客多如過江之鯽。然而這個清冷季節，就連正在營業的咖啡館和西餐廳也客人不多。廣場擺着不少無人的靠背休閒長椅子，提供遊客

休閒閒坐觀賞藝人們的演奏或舞蹈。

下着微雨的冬日，戶外行人稀少，我們佇在廣場東南側，抬頭看一下噴泉和石柱，有一絲好奇，但沒有花時間刻意尋找文字記錄，因為明白就算找到也只能把陌生的捷克文字當成書法藝術觀賞。尤其溫度為1度的低氣溫叫熱帶來人很難適應戶外活動，匆匆而行。當時並不知道這是一根為紀念當年在黑死病中丟掉性命的市民而建的石柱。黑死病，在歷史上有3次大規模的爆發。第一次是在六世紀的地中海世界；第二次是十四世紀在歐洲的「中世紀大瘟疫」，1347年開始，5年時間席捲整個歐洲，消滅三分之一的歐洲人口。第三次是在1855年，歷史上傳播速度最快範圍最廣的一次，10年內傳到77個港口60多個國家，全球死亡人數逾千萬。

當我上網閱讀資料時，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我繼續追蹤「1918至1920年的西班牙流感，奪走5,000萬甚至高達1億人的性命。」瀏覽時看見我喜歡的畫家名字：「1918年，28歲的埃貢·席勒在懷孕的妻子死於西班牙流感的3天後，染上相同病毒相繼去世。」突然一張張熟悉的童話小鎮風景照片出現在資料中，其中一棟建築物標題為「克魯姆洛夫埃貢·席勒藝術中心」。埃貢·席勒是繼克魯姆特之後，二十世紀初奧地利最著名的現代畫家。他獨特風格的作品充滿情色，這在當時受到社會的指責，為了躲避輿論他遷居母親的故鄉克魯姆洛夫小鎮。同樣不被接受，甚至被趕走。曾經宣布不歡迎他的席勒在他死後設立一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博物館和藝術中心。

我說我喜歡埃貢·席勒，然而，當我萬里迢迢飛到博物館前，結果是「我來過了，我經過了，沒有進去過」，就這樣輕輕擦身而過，沒能親眼目睹埃貢·席勒的原作，真的很懊惱呀！

我在我的微信和臉書帖上，寫了一句：我錯過了埃貢·席勒，然後加一個雙眼流淚的貼圖。



收入和生活

人生比較鬱悶的事情之一，大抵就是一早起來看到郵箱裏那張無比醒目的大額賬單了。

前些天還在拿上次旅行給車子加錯油的事情講笑，雖然已經有了足夠的心理準備為這次錯誤買單，就算拖車費和修車費由於是自身的錯誤導致不計入保險，估算最後也不過是二三千元人民幣。然而看到車行的賬單後本呆便立即傻眼了：竟是2,000多澳幣，換算成人民幣，便是10,000多元！後來和在澳洲定居了幾十年的朋友說起，對方雲淡風輕地笑着告訴本呆，在澳洲人工高，工人的薪金全都按時薪計算。如此算下來，我們賠付車行的費用也算是合理的。

很是湊巧，第二天又收到舊時一位鄰居的問候，知道本呆還被困在澳洲之後又很關心地問，是否還在寫作？寫作的收入如何？一下子把本呆問得有點「懵圈」了。原因很簡單：中國文字工作者的收入大抵是世界上最難計算的。

早年看美國電視劇《色慾都市》的時候，很是羨慕幕後的專欄作家凱莉，凱莉寫完一篇稿子，馬上就能到商場去開心地Shopping，還能連眼都不眨地就買下一雙價值400多美元的高跟鞋。而那個時候，本呆辛辛苦苦碼出的千字專欄不過才100多元人民幣的稿費，若是去逛商場，便只能站在櫥窗外對着美麗的高跟鞋眨着眼睛「望鞋興嘆」。

說起來，本呆也是一個俗得不能再俗的人，當年在師父苦口婆心的勸導下決定了關閉公司專職寫作，然而此前卻曾經磨着手指頭前後左右地計算了又計算，覺得要是把自己關在家裏埋頭寫字，每年所寫的字實出若是少於20萬元的收入，便不足以讓本呆如此地投入。當然，正是因為孤注一擲地投入，後來「賣字」的收入遠不止於此，亦是因為長年閉門苦寫，便也失去了很多平常的樂趣。

澳洲人大多與本呆兩樣。他們的收入雖高，但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清楚。初到澳洲的時候

是有一些不習慣的，到一些機構去辦事，比約定的時間去晚了，哪怕事情只辦到一半，到了下班的時間，也會被對方毫不客氣地要求「明天請早」。記得有一次和朋友們外出旅遊，晚了一點到預定的酒店Check in，到了時候前台已空無一人，若不是正好遇到到了班正在外面開班的工作人員，便差點無法入住。

周末和節假日更不用說，幾乎沒有加班的人，就連商場都是要提早關門的。休假的澳洲人會選擇去打球、去健身、去海邊沖浪、釣魚、去和親戚朋友聚餐，更多的是全家人一起開車到野外去露營，和大自然親密接觸。對於他們來說，辛苦地工作之後，沒有什麼是比讓自己放鬆下來享受生活陪伴家人更重要的了。

所以，在疫情到來的時候，大多數澳洲人都能夠從容面對。而本呆在澳洲「困」得久了，便也煉出一顆平常心，亦懂得了，「收入」和好好地生活，顯然後者更重要。

(澳洲漫遊記之二十六)